

## 『文選』李善注引『左傳』注及其各家注考略\*

吳相錦\*\*

### 【目 录】

1. 緒論
2. 李善注引『左傳』之特征
3. 『左傳』流傳及唐初所見相關史料之考察
4. 結論

### 【摘要】

李善所注『左傳』內容依照正文詞彙及其內容，注引多圍繞其主要歷史事件，詞語出典等方面。另外，即便『文選』作品正文有其主導思想，或受『左傳』影響而寫之，通過李善注引此經文在『文選』作品之中，既是客觀地將字詞注解到位，亦有在觀念上突出了“以民为重”的思想。對李善注引『左氏傳』各家注的問題上，李善並不受政治所主張『五經』統一的影響，他以杜注為主，並不排斥其他『左傳』各家注，依照『文選』正文所載，認為符合正文語詞，適當使用北學之服虔『左傳』注以及其他注釋者之注。其中，筆者疑李善當參考服虔『解詁』本、賈逵『春秋左氏解詁』，而馬融的話，很難說是注文出自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其文當引自當時其他文獻。『文選』注本所載馬融注，其內容皆可從孔穎達疏文中查到較『文選』注更加詳細的整條注釋，然就『文選』注來看，尤其今天可視為李善注的注釋皆在其舊注的範圍之中，李善是否對後面在舊注出現同樣字詞的情況下，引用舊注為其他作品注解，也是很有可能的。

【关键词】『文選』；李善；『左傳』；杜預；服虔『解詁』；賈逵『春秋左氏解詁』；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

\* 이 논문은 2023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 (NRF-2023S1A5B5A17083946).

\*\* 吳相錦，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sangkeumou@gmail.com)。

## 1. 緒論

『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由昭明太子蕭統主持編撰。隋唐時期出現了各種『文選』的注本，其中唐初李善的『文選注』以其所據材料豐富，注釋精審，逐漸成為當時頗受重視的『文選』注本，且流傳至今。從李善注的版本來看，不難發現他引用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並不斷完善對文本的注釋，這着實令人驚嘆。儘管李善引用和注釋了大量古代文獻，我們仍需關注他對特定文獻的重視，特別是對儒家經典的引用次數，這在與其他歷史材料不同的地方顯得尤為突出。

『春秋』，據『隋書經籍志』：“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其後『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梁傳』、『左氏傳』當中，左丘明之『左氏春秋傳』多為後人所推崇。到了晉代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將『經』與『傳』文按年分開進行綜合整理，唐朝孔穎達編『左傳正義』則以杜預注作疏。因此在這裡，筆者將在經部『春秋』類上，以『左氏傳』為主進行考察。

那麼，關於李善對『春秋』及傳的注釋和引用的論述，有陳緒波「李善注文選徵引左傳考釋」（『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2年02期）、「文選李善注中的左傳材料述略」（『河西學院學報』2013年03期）等。而目前相關論文並未從『文選』的各個版本中進行前面研究，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以中華書局1805年影印的胡克家刻本為基礎，繫統地校勘李善注、六臣注各版本，傳世經書各版本、敦煌寫本等各抄本，並結合其後重要注本、類書、工具書等引文，通過對李善引『左傳』注文及其相關注釋來進而分析李善所引的文獻來源。

而通過考察得知，『文選』李善注本出現『左傳』相關之注，自賦甲『西都賦』至祭文『祭屈原文』共在其304篇作品之中。且『文選』三十九類文體當中，『左傳』注釋出現在其33類。李善注引『左傳』注，以『左傳』本文、杜預『左傳』注文、『左傳』本文+杜預注為主，以其他注者之注或不同注釋格式為次，二者共1640條。其中，『文選』胡克家本存主要『左傳』注文共1616條，其中非善注共56條，善注為1560條<sup>1)</sup>。其次之注，即從格式不同、或春秋序、或馬融、賈逵、服虔等注文，與上面不重者共24條。那麼，在此基礎上，本文側重探討於『文選』李善注引『左傳』各文人注的問題。

1) 這裡，『左（氏）傳』與其後文“又曰”將分開計算。

## 2. 李善注引『左傳』之特征

### 1) 注引『左傳』之形式特征

李善所注引『左傳』相關文獻，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即『左傳』經文一類、『春秋序』一類、『左傳』傳文一類。其中『經文』與『左傳』傳文統一名為“『左氏傳』”<sup>2)</sup>，『春秋序』類僅存五條，或作“『春秋序』”、“（杜預）『左氏傳序』”。那麼，李善具體如何徵引『左傳』注釋，且看以下內容。

#### (1) “『左氏傳』某人之辭也”

五經歷來為文人所推崇，特別是在南北朝時期，諸多文體如『論』、『銘』、『誄』等效仿經文，將經文多視為作文之典範者。因此『文選』所載之作品出現正文直引經文章句之跡，李善對此有時將其文以及出典再次點明，或以“『經典名』某人之辭”作為形式注明文章出處。『文選』正文出自『左傳』，或將相關『左傳』文作為注文重新作注，或以“『左氏傳』某人之辭”為形式標明其語典、事典。例如『答客難』之中，李善注作“『大戴禮』孔子之辭”，又『辯亡論』當中，注為“『周易』革卦之辭”等，可知文人習慣在文中直引經文<sup>3)</sup>，然其中李善注引『經典』最多之一為『左氏傳』，有“『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以及“『左氏傳』卻至之辭”<sup>4)</sup>。

#### (2) 一條注釋出自『左傳』不同篇章

李善一般符合『文選』正文之『左傳』篇章當中注引相關注文，然有時按正文內容在一個注釋內，將『左傳』不同篇章的不同部分直接注引在一條注文當中。如下：

『冊魏公九錫文』“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

2) 例如『獻詩·關中詩』“告敗上京”，善注“『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此注乃『左傳』成公元年之經文。

3) 『文選』注本有如“乾卦之辭”、“『周易』鼎卦之辭”、“『周易』否卦之辭”、“『論語』孔子之辭”、“『周易』坎卦之辭也”、“『周易』革卦之辭也”、“『周易』兌卦之辭也”等注。

4) 例如『楮淵碑文』“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注：“『左氏傳』卻至之辭。”又『冊魏公九錫文』“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注：“『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

膝，此又君之功也”，注“『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此前半部所見『左傳』昭公元年，自“管仲曰”之後出自僖公四年之文。

又有在一个注释内，所引『左傳』注文與後所引杜預注不在一同篇章的現象。如下：

『西京賦』：“妖蟲豔夫夏姬。”注：“『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敦煌本，奎本等同。按前『左傳』部分出自成公二年，後杜注所見『左傳』宣公九年。

### (3) 更換『左傳』文章順序

『東京賦』“火龍黼黻，藻繅鞶厲”，注“『左氏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藻繅鞶厲，鞶厲旂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黻，兩已相戾也。藻繅，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鞶，佩刀削上飾；卽，下飾。鞶厲，紳帶之垂者。旂，旌旗之旂。纓，在馬膺前’”。此文所見『左傳』桓公二年，據今『左傳』文，其“藻繅鞶厲，鞶厲旂纓，昭其數也”在先，“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在後，杜注順序亦異，然善從正文“火龍黼黻，藻繅鞶厲”將文章重新排列。可知，注釋者按照正文順序改變了該注釋的原文順序，為讀者提供了更為方便的史料。

然而也有與正文無關，注文有與『左傳』文章順序有異的情況<sup>5)</sup>，如『贈答四·和謝監靈運』“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注“『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其文出自『左傳』襄公十四年，今本作“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可知其前後順序有所差異。

### (4) 標明『左傳』其詞出自何人之說

如果『左傳』引文出自何人所說，李善會標明其人，如『東都賦』“霆擊昆陽，憑怒雷震”，注“『左氏傳』，吳子之弟蹇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雷憑怒’”。此引自昭公五年之文，李善將其出處且說話之人與聽說之人皆做了記載。

## 2) 注引『左傳』之內容特征

5) 『鷦鷯賦』“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注“『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此文出自『左傳』隱公五年，今文作“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可知與其原序有所不同。

『左傳』記錄的內容既廣且深，從歷史的演變，到各種禮儀規範、社會風俗、天文地理、童謠、諺語及多種文獻皆記載其中。李善所注『左傳』內容依照正文詞彙及其內容，注引多圍繞其主要歷史事件，詞語出典等方面。

『左傳』文並非全為“釋經”而作，比如其中所載史書，有時『春秋』全無記錄，李善卻將一些『左氏傳』所載之史料內容作為注釋文章。

### (1) 注釋民本思想之辭

『左傳』既有很強的儒家思想，亦含有民本思想。『藉田賦』“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善注“『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人力之普存也’”。又『西京賦』“逞欲畋鯨，效獲麇麋”，善注“『左氏傳』，季良曰：‘今民餒而君逞欲’”。（敦煌本“季良”作“季梁”）此二注引自『左傳』桓公六年，孔疏“今隨國民皆饑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我們可以通過『左傳』文中強烈意識到國家之根本乃是民眾之觀念，然『西京賦』載“逞欲”未必有其意，而注引『左傳』此文，這裡有藉注文而影響到正文觀念的效果。

又『勸進表』“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注“『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另外，『五等論』“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注“『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這些注釋出自『左傳』文公十三年，內容近與『檄吳將校部曲文』“賊義殘仁，莫斯為甚”，注“『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這裡所引『左傳』文含有明顯的重民、愛民之觀點。即便『文選』作品正文有其主導思想，或受『左傳』影響而寫之，通過李善注引此經文在『文選』作品之中，既是客觀地將字詞注解到位，亦有在觀念上突出了“以民为重”的思想。

### (2) 同一詞多次重複征引『左傳』者

李善在注文當中曾標明其注釋慣例，即如“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它皆類此”、“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等，可知李氏當初尤其重視“務從省”的規則。但從考察得知，李善在正文重複出現相同詞語時，總一貫使用同一文獻為

其作注。由於唐初抄本文獻還未足夠我們商討李善所注之完整面貌，因此我們不能確定，我們今天所認為出自李善的注釋實為李善所出。然這些相同的注釋，在今天閱讀『文選』時，卻給我們提供了字詞如何活用經典的例子，也可以在同一注文重複出現而易於牢記詞彙的功效。我們且看幾條李善尤為多注的『左傳』文章，具體考察其特征：

① 對“疇昔”二字，如『禮記·檀弓』“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注“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又『左傳』宣公二年，載“疇昔之羊，子為政”，杜注“疇昔，猶前日也”。然在李善所注解“疇昔”的11條釋文當中，可查到只存一條出自『禮記』，即『魏都賦』“萌祗疇昔”，注“『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sup>6)</sup>。而其餘10條皆以上言『左傳』文為注，如『鷦鷯賦』“未若疇昔之從容”、『思玄賦』“收疇昔之逸豫兮”等，皆注“『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sup>7)</sup>。

② 蓋『文選』正文存“璵璠”者，李善皆載『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及杜注“璵璠，美玉也”相關注文，即『贈答二·贈徐幹』、『樂府下·樂府十七首·日出東南隅行』、『雜詩上·雜詩十首』、『雜詩下·和謝宣城』、『到大司馬記室牋』、『與鍾大理書』、『運命論』此七處皆存相關注文。“璵璠”，據『鹽鐵論·晁錯』“夫以璵璠之珷而棄其璞，以壹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法言·寡見』“玉不雕，璵璠不作器”皆載其詞，然李善僅注引『左傳』，可知李善既重經文，更側重正文詞語所含之典故來源，即其出典。

③ 正文出“撫（長）劍”，『文選』注本皆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子朱怒，撫劍從之”相關注文，共九條，即『雜擬下·雜體詩三十首·殷東陽仲文』、『頭陀寺碑文』、『遊覽·行藥至城東橋』、『贈答二·贈山濤』、『行旅上·赴洛二首』、『雜詩上·雜詩六首』、『求自試表』、『西征賦』、『北征賦』同載之<sup>8)</sup>。

然而，就『左傳』本經，『襄公』二十三年載“右撫劍，左援帶”，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夫撫劍疾視”、焦貢『易林』“右撫劍頭左受鈎帶”、『國語·晉語』“撫劍就之”等皆存“撫劍”相關文章，『文選』注本卻獨存此一文。

④ 『文選』正文出“羈旅”者共八條，其中『思玄賦』“顓羈旅而無友兮”，善注“『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且注其出典即“『楚辭』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而在其餘的七條，同樣出現“羈旅”詞語上，注釋皆為『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之“『左氏傳

6) 按梁章鉅曰“今『禮記』‘余’作‘予’，‘夜’字斷句。‘夢’字屬下句，此所引或有別本”（『文選旁證』卷八，第5頁），或可依梁章鉅之見，視為李善所參考本與今本異。

7) 另外，可在『寡婦賦』、『詠史·詠史八首』、『贈答二·贈馮文罷遷斥丘令』、『贈答三·答魏子悌』、『挽歌·挽歌詩三首』、『雜詩上·雜詩十首』、『雜詩下·擣衣』、『夏侯常侍誄』考其注。

8) 『雜擬下·雜體詩三十首·殷東陽仲文』“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注“『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集注本句尾有“也”字，恐注文依正文改作“拂衣”。

』，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其中『詠懷詩十七首』所載，恐非善注，其餘奎章閣本皆同，暫可視為李氏所注。然就如上面之『楚辭』一辭，『史記·陳杞世家』“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魏書·袁式傳』“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周禮·地官·遺人』載“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等文獻不絕，而李善皆引此『左傳』文。

⑤ 正文所出“立德（立功、立言）”，如『褚淵碑文』“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贈答二·贈顧交趾公真』“立德不在大”（集注本皆同，作“太上”）等，李善皆注引『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太）上有立德（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相關注釋，共九條<sup>9)</sup>。按“立德”，語出『左傳』，李善皆引其文。

⑥ 正文出“休明”，如『雜擬下·效古』“漢道日休明”、『雜詩下·始出尚書省』“惟昔逢休明”（集注本皆存）等九處<sup>10)</sup>，『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大義，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等相關之辭，然『文選』注本皆引『左傳』宣公三年文，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或許“休明”一詞，後人引自於『左傳』文。

綜上所知，多見『文選』李善注本所載『左傳』重複注文，今名為“善注”，確有後人所添之<sup>11)</sup>，但其注文頗多有屢次反復者。我們知道正文所出之詞，不僅只存於『左傳』，其他文獻多有記載，而李善在特定字詞上，獨引『左傳』文，可知李氏注重經典『左氏傳』，也因注明語本，為後人認識詞彙出自何典籍做出了較大貢獻。

### 3. 『左傳』流傳及唐初所見相關史料之考察

#### 1) 『左傳』流傳情況

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曾說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啖助、趙匡等人提倡摒棄『三傳』，然而就在李善在世的唐初，還未有其文學風波。在『春秋』三傳當中，『經典釋文序錄』載“春秋”，云“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而通過李善所注引『

9) 又『東征賦』、『景福殿賦』、『豪士賦序』、『齊竟陵文宣王行狀』、『答蘇武書』、『幽通賦』之注文皆出『左傳』，『答賓戲』“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注“『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

10) 另外，『西征賦』、『哀傷·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行旅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楊仲武誄』、『五等論』作品有『左傳』注作“休明”的注釋。

11) 『求自試表』“撫劍東顧”，注“『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按集注本、奎本無，疑是尤本所添之。

三傳』的数值，李善對『左傳』的重視，遠超過『公羊』、『谷梁』。那麼，就『左傳』而言，我們為了考察李善所注引之『左傳』各家注的來源，需要簡單介紹一下『左傳』流傳至唐初的注釋情況，整體如下：

至西漢	東漢	魏	西晉東晉 南北朝	隋唐
左丘明-曾申-吳起-吳期- 鐸椒-虞卿-荀況-張蒼- 賈誼-賈嘉-貫公- 貫長卿- 張敞、張禹- 尹更始- 尹咸、翟方進- 胡常- 劉歆- 賈護、陳欽 賈徽-	末立於學官 <b>賈逵『左氏訓詁』</b> 陳元『左氏同異』 鄭眾『左氏條例章句』 馬融『三家同異』  賈逵孫賈伯升- 延篤『左傳』注 <b>服虔『解詁』注</b>	服虔注流行   董遇 『左傳章句』 王肅 『左傳』注	<b>西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b>  北朝崇服義 南朝崇杜義	經文統一  隋劉炫 『春秋左氏傳述義』  唐初從政而杜統
其後清朝代表作有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馬驥『左傳事緯』、惠棟『左傳補注』、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李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沈欽韓『春秋左傳補注』、劉文淇等撰『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等。				

漢代立於『五經』博士之時，『春秋』唯有董仲舒、公孫弘學習的『公羊』一家，『公羊』、『谷梁』以隸書普遍被當人所用，因稱之為“今文經”，『左傳』以戰國時期古體文字所寫而藏於朝廷之中，所以稱為“古文經”。一直不被重視的『左傳』，自東漢以後被劉逵、服虔等人所重視，因此為其作注。蓋魏晉時期研究『春秋』者，多崇『左傳』，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就在西晉時期所著，之後南北朝分立，南方尊杜注、北方習服注。而唐朝統一之後，即便顏師古、孔穎達皆學服虔注，太宗受蘇州張後胤之『左傳』學，又孔穎達疏『正義』是以隋劉炫『述義』為其底本，義疏杜注而作『左傳正義』。然而孔穎達在此『序』中攻擊南學，可知他所依杜注本並非本人所願，而是受命於唐太宗的旨意。那麼，我們在了解這些歷史背景後，再來考察李善所注『左傳』文，他是否受當時的政治影響？他是按政治學術的『五經』統一氛圍只注南學杜注，還是按正文內容與詞語，較不受約束地進行注釋呢？我們先看前人所考以及隋唐史志目錄所載相關史料，然後再進一步作考察。

2) 隋唐史志目錄所載“『左傳』”與李善注『文選』引『左傳』注文

『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群書目錄上·經傳類』其中『春秋左氏傳』類記載：服虔『春秋傳』注、馬融『左氏傳』注、杜預『左氏傳』注。近年劉高尚將善引『左傳』類進行了全面搜集，又於『隋志』查其書名，即：『春秋經』、『春秋左氏傳』之外，將“服虔『春秋傳』注”為“服虔



『春秋左氏傳解詁』”、“馬融『左氏傳』注”為“馬融『春秋左氏傳注』”、“杜預『左氏傳』注”為“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另外多載“鄭氏『左氏傳』”、“董仲舒『春秋繁露』”與“賈逵『春秋左氏解詁』”。其中賈逵『春秋左氏解詁』、馬融『春秋左氏傳注』，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詁』、鄭氏『左氏傳』已亡佚，因此『文選』李善注引『左傳』類對今天我們研究『左傳』幫助甚大<sup>12)</sup>。

我們通過前人研究，大致認識了李善所引『左氏傳』注，據筆者考察還有賈逵之『左氏傳』注，可想而知，李善注文，並非只存南學之杜預注。那麼，李善從何得知其不同注釋？其注是否全引自其各家注本？還是引自集注本，例如『左傳正義』？我們可先從隋唐史料所引經部『春秋左傳』相關著作，來查看當時官方所載其著述的具體情況：

	隋朝	唐朝			附
	『隋書』	『經典釋文』	『舊唐書』	『新唐書』	『文選理學權輿』
杜預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春秋釋例』十五卷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	『經傳集解』三十卷 『春秋釋例』十五卷四十篇 『音』三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又『釋例』十五卷 『音』三卷	杜預左氏傳注
服虔	『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	『解詁』三十卷 『音』一卷	『春秋左氏音隱』一卷 『春秋成長說』七卷	『左氏解詁』三十卷 『膏肓釋病』五卷 『春秋成長說』七卷 『塞難』三卷 『音隱』一卷 『駁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	服虔春秋傳注
賈逵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 『春秋釋訓』一卷 『春秋左氏經傳硃墨列』一卷 『春秋左氏膏肓釋病』	『左氏解詁』三十卷	『春秋三家經詁訓』十二卷 『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三十卷 『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 『春秋左氏膏肓釋病』五卷 『春秋塞難』三卷	『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 『解詁』三十卷 『春秋三家訓詁』十二卷	

12)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許逸民主編，『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第1686冊，廣陵書社，2013，p. 12；劉高尚，「文選李善注引經部佚書考」，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pp. 41-47。

	十卷 『春秋成長說』 九卷 『春秋塞難』三卷				
其餘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 『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劉炫撰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 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 何休撰，鄭玄箴 『春秋義略』二十七卷沈文阿撰 『春秋述議』三十七卷 劉炫撰 『春秋正義』三十七卷 孔穎達撰		馬融春秋傳注
附	『隋志』載：『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殘缺。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亡。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				

我們可從上面表格得知，唐初除了當時已亡佚的馬融『三傳異同說』，服虔、賈逵之各家注本皆能查閱。據『經典釋文敘錄』言“『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蓋唐初普遍使用的『左氏傳』注本為杜注本，李善當是從其趨向，主要以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為主<sup>13)</sup>，再以服虔、賈逵等人注為輔，注引『左氏傳』相關注釋。那麼，這裡我們有必要對李善所引『左氏傳』的各家注文進行考察，窺探注文的文獻來源及其注釋特征。

### 3) 李善注引『左傳』各家注考

#### (1) 服虔『左傳』注

服虔，據『後漢書·儒林傳』：“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服虔經部『左傳』著作，『隋志』載“『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經典釋文序錄』載“『

13) 『石闕銘』：“革車近次。”注：“『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奎本等同。『左傳』莊公三年，載『釋例』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孔疏云“舍者，軍行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住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為次，不復別立名也”。據『書·泰誓』“戊午，王次于河朔”同“師止曰次”之義。據『隋書』載“『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然此『釋例』載於『春秋左氏傳』杜預注本，恐非出自『春秋釋例』本書，從其注名可知其注語出『左傳』。可知善引杜預『釋例』文，當出自『春秋左氏傳』。

解詁』三十卷”、“『音』一卷”。李善注引服虔『左氏傳』注共六條，如下：

①『冊魏公九錫文』：“謀王室。”注：“（左氏傳）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奎本等同）

『贈答二·答賈長淵』（集注本同）、『贈答三·贈劉琨并書』、『頭陀寺碑文』無服虔注，其『左傳』注文同，『宣德皇后令』作“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北宋本、奎本、明、贛、尤本同；集注本作“公會齊侯于鹹，謀王室”），今『左傳』僖八年文作“盟于洮，謀王室也”，異文如下：

『左傳』 僖八年	『冊魏公九錫文』	『贈答二·答賈長淵』 『贈答三·贈劉琨并書』 『頭陀寺碑文』	『宣德皇后令』
盟于洮， 謀王室也	會于洮，謀王室也 <b>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 而佐王室</b>	會于洮，謀王室也	<b>公會齊侯</b> 于洮，謀王室也
	奎本同	各本同	集注本： 公會齊侯于鹹，謀王室

按『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通志』卷三作“盟于洮，謀王室也”<sup>14)</sup>，清『讀春秋管見』卷四、劉沅『春秋恆解』卷三皆引趙匡語作“『左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宋邢昺、清劉寶楠各『論語正義』亦同<sup>15)</sup>。從『文選』所有注釋皆與趙匡文同，抑或唐初所傳之『左傳』本為“會于洮，謀王室也”。另外，可從『文選』所載可知，獨在『冊魏公九錫文』存服虔之注作“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此注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一引之，其文同；清黃奭、余蕭客、張聰咸引之，出自“『魏志』武帝紀”裴氏注，洪亮吉引其文出自“『三國志』及『文選』注”<sup>16)</sup>。

②『符命·劇秦美新』：“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注：“『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挽歌·挽歌詩』“暮宿黃泉下”、『雜詩上·古詩一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潛寐黃泉下”（集注本同），同注“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按此引見『左傳』隱公元年，杜注“地中之泉，故曰黃泉”，『史記』卷四十二裴駰『集

14)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240，鳳凰出版社，2006，p. 4。

15) 劉沅，『十三經恆解箋解本·春秋恆解』卷3，巴蜀書社，2016，p. 101；羅典，『讀春秋管見』卷4，p. 39；劉寶楠，『論語正義』卷17，中華書局，1990，p. 575。

16) 陳壽，裴松之注，『三國志』卷1，中華書局，1982；黃奭輯，『漢學堂經解逸書考·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詁』，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p. 83；張聰臧，『左傳杜注辨證』卷5，清光緒貴池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本，p. 36；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21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p. 7；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18，南菁書院續經解本，p. 15。

解』引服虔注，其文同。

③『賦丁·子虛賦』：“車按行，騎就隊。”注：“服虔『左氏傳』注曰：‘隊，部也。’”

對此黃奭引之，出自『文選』所引服注。『左傳』文公十六年“分為二隊”，杜注“隊，部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六引作“杜注『左傳』”；洪亮吉引作“服虔”之注，注云“杜取此”，『舊注疏證』亦云“杜用服義”，丁晏又云“杜解與服同”<sup>17)</sup>。可知，我們不妨認為服虔注原本如此，杜預從之；又杜預『子虛賦』多存舊注，其中『漢書』服虔注含數條，然此注不妨視為『左傳』注，且我們可揣測李善參考服虔『杜預』注本而引之。

④『吳都賦』：“六軍衮服。”存有劉淵林注：“『左氏傳』曰：衮服振振。”又『閑居賦』“服振振以齊玄”，注“『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衮服振振。’服虔曰：‘衮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

其中『吳都賦』注為劉逵，字淵林，晉侍中，卒于西晉太安元年(302)之后，其與『閑居賦』之善注皆作“衮服”。『漢書·律歷志』、『五行志』之賈逵注作“衮服”，顏師古云“衮服黑衣，振振衮服之兒也”。然而今『左傳』僖五年作“均服”，『國語·晉語』、『周禮』司几筵疏引之皆同；按『釋文』云“均如字同也”，『士冠禮』鄭注“古文‘衮’作‘均’”，恐古文『左傳』作“均”字，『閑居賦』之『左傳』注後載“『說文』曰：衮，玄服也。音均”，恐唐初『說文』載“衮”字，而今『說文』無之。且服虔『左傳』注作“衮”，『漢書』從之<sup>18)</sup>。另外，今存服虔此注者始自善注『文選』，後“杜預曰：‘振振，威貌也’”，今『左傳』作“盛貌”。從此注，我們可以窺探，即使唐初國家主持五經統一之事，其中『左傳』以杜預注為主，而當時文人多尊服注，此注可為唐初李善、顏師古等文士皆重視服注之證。

⑤『答賓戲』：“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注：“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

『文選』諸本等同。新校訂本從胡克家引陳校刪，云“疑‘服虔’上當有‘善曰’二字”，然此『答賓戲』多存“項岱”舊注，『文選·設論』類存服虔『漢書音義』數注，或有引舊注者為與其區分而加“『左氏傳』”的可能，因此其形式作“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而按照善注慣例應作“服虔『左氏傳』注”，在今天史料不足的情況下，難以確保其為善作。另外，『正義』隱公三年孔疏引服虔之語作“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宋遞修

17) 黃奭輯，『漢學堂經解逸書考·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詁』，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p. 33；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96，清海山仙館叢書本，p. 12；丁晏，『左傳杜解集正』卷1，民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p. 20；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9，南菁書院續經解本，p. 30。

18) 張聰臧，『左傳杜注辨證』卷2，清光緒貴池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本，p. 11；梁章鉅，『文選旁證』卷7，清光緒八年(1882年)吳下重刻本，p. 11；臧琳，『經義雜記』雜7，p. 10、雜7，p. 8：“古文均為衿”。

本孔疏、清袁鈞、馬瑞辰等皆與其同，『左傳杜注辨證』亦引其文注“『正義』從之”，唯『春秋左傳詁』載孔疏，亦載『文選』注作“水不泄謂之汙”<sup>19)</sup>。

⑥『蜀都賦』：“猩猩夜啼。”劉淵林舊注：“『春秋傳』曰：‘豕人立而啼。’服子慎曰：‘啼，呼也。’”

集注本存其注。此注引自『左傳』莊公八年，今本未存。（『舊注疏證』云“李貽德云『說文』嘑號也，啼與嘑同。『曲禮·釋文』呼號叫也”，『集韻編雅』載“謄服”，載“啼呼也，『漢書』‘謄服謝罪’”。）

筆者疑此注有兩種可能。第一，袁鈞、黃奭、洪亮吉引『文選』注，輯為『春秋傳』之服虔注，我們可視為出自『服虔解詁』。第二，劉淵林舊注未有固定形式，頗有未加書名直引注者姓名的情況，不能完全認定為“服子慎”記於『春秋傳』之後，就認定此注為服虔注『春秋』語，由於我們未有具體文獻可佐，又集注本與上文全同，或本條劉注乃出自『服虔解詁』<sup>20)</sup>。

綜上所述，今『文選』注本存服虔注共6條，其中第③條與今『左傳』杜注文同，善引作服注，可知李善參考過『春秋傳』服虔注本；第⑤條不知是否為李善所作，其文與孔疏異；另外第⑥條為劉注，疑其出自『服虔解詁』。從文獻梳理的過程當中可發現，作善注者其他文獻有所記載，然亦有如今只存於『文選』本之服虔注。從服虔注本之流傳情況可知，唐初尚存其注本，筆者疑李善注引服虔注，所參考者為其注本。另外，服虔與杜預注相同時，李善、顏師古等人注作服虔，而並非作杜預注，可知有注重且保留服虔注的傾向。

## (2) 賈逵注

賈逵，據『後漢書·賈逵傳』：“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賈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讀『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谷梁』之說。”『隋書』記載賈逵經部『左傳』著有“『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詁』三十

19) 服虔，袁鈞輯，『鄭氏佚書十五之一·春秋傳服氏注』卷1，清光緒十四年浙江書局刻鄭氏佚書本，p. 3；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卷11；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3，南菁書院續經解本；張聰臧，『左傳杜注辨證』卷1，清光緒貴池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本，p. 7；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南菁書院續經解本。

20) 服虔，袁鈞輯，『鄭氏佚書十五之一·春秋傳服氏注』卷3，清光緒十四年浙江書局刻鄭氏佚書本，p. 2；黃奭輯，『漢學堂經解逸書考·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詁』，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p. 11；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6，南菁書院續經解本，p. 5；劉文淇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古今韻會舉要』卷2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p. 29；董文渙輯注，『集韻編雅』卷9，清同治十二年洪洞董氏刻本，p. 4。

卷、『春秋釋訓』一卷、『春秋左氏經傳疏墨列』一卷”，其中『經典釋文』、『舊唐書』同載“『左氏解詁』三十卷”，可知唐初其書之流傳未佚，我們不妨可推測，如果『文選』李善注文含有賈逵相關注釋，那麼其注多出自其人之通行注本，即為『春秋左氏解詁』的可能性較大。據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未載“賈逵『左傳』注”，而今通行『文選』注本，存一條賈逵『左傳』注，即：

『閒居賦』：“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注：“『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其中“亡國之戒”後，奎本句尾多“也”字，且無“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此由尤袤本所添之。

第一，此注出自『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孔疏載之，即如“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左傳詁』引作“三皇之書”、“八王之法”，然文獻不足，難以考證其中是非。

第二，“八索”：『東京賦』、『贈答二·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東方朔畫贊』善注皆作“八索”，奎本、明、贛、尤本皆同。今『左傳』文同，然梁章鉅云“當作‘八素’”。按『詩』、『周禮』正義與其同，而『釋文』載“‘索’，所白反，本又作‘素’”，恐唐初皆存有“八索”、“八素”之本，又『文選』多條注釋皆作“索”字，因此作“八索”不誤。

第三，『文選旁證』引尤本存文、『春秋左傳詁』載“賈逵曰‘三皇之書’，“墳，大也，言三王之大道。又云‘素王之法’，又云‘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即『旁證』、『左傳詁』二書將尤本所載視為賈逵之注，然『左傳正義』“春秋序”載孔疏“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將“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作賈逵注，恐誤<sup>21)</sup>。

總而言之，筆者在『文選』諸本校對後，目前認為“左氏傳”至“亡國之戒”是唐朝時期所注，而奎本無而尤本載者，其文恐非賈逵注，然其注文字詞與今『左傳正義』所載有所差異。總之，如果我們將此注視為抄本時期所載者，那麼這條當出自賈逵『春秋左氏解詁』，這裡，我們可以補充汪師韓所列經部『左傳』書目。

### (3) 馬融注

21)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16，南菁書院續經解本，p. 30；梁章鉅，『文選旁證』卷38，清光緒八年（1882年）吳下重刻本，p. 2。

馬融，據『後漢書·馬融傳』：“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對此，汪師韓在經部『左傳』書目載有“馬融『左氏傳』注”，劉高尚將“馬融『左氏傳』注”作“馬融『春秋左氏傳注』”，對“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清侯康曾云“此書名似是為三家折衷，然『正義』所引馬融說皆與『公穀』無涉，疑此書雖以異同名，而所釋者『左氏』為多”<sup>22)</sup>。『釋文』云“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而未錄其書名，且『隋書』、『舊唐書』皆未提起，恐隋唐此書已佚。『文選理學權輿』以及劉高尚將其作“馬融『左氏傳』注”、“馬融『春秋左氏傳注』”，視馬融注釋為『左傳』單注本，恐誤，相關注釋整理如下：

①『魏都賦』：“齊被練而銛戈。”張載注：“『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吳都賦』：“被練鏘鏘。”劉淵林注：“『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被練，為甲者所服也。’”；『赭白馬賦』：“具服金組。”善注：“『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雜詩下·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西龕收組練。”善注：“『左氏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等，具體異文如下：

	今『文選』	集注本	其他
『吳都賦』“坐組甲，建祀姑”	劉逵注：（左氏傳）又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	無	北宋本、奎章閣本、明、贛、尤本注同
『吳都賦』“被練鏘鏘”	劉逵注：『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被練，為甲者所服也”	“馬融曰：被練，練為甲裏，甲者所服也”	各本同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西龕收組練”	李善注“『左氏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	『左氏傳』曰：組甲三千，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甲為裏（也）	奎章閣本：『左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北宋本、明、贛、尤本作“『左傳』”）

蓋『吳都賦』、『魏都賦』所載皆為舊注，其他為善注。此所見『左傳』襄公三年，對“組甲三百，被練，三千”，孔疏載馬融注，作“組甲，以組為甲裡，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裡，卑者所服”。『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集注本與其他多有出入，其中作“組甲三千”、“甲為裏”，恐集註本誤。『初學記』卷二載馬融注“練為甲裏，卑者所服”，『

22)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誌』卷1，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刻本，p. 19。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九載“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衷也’”<sup>23)</sup>，恐“衷”為“裏”字之誤。據筆者所考，孔疏引馬融整條相關注文，『文選』注文皆有所簡略，然上面所載李善注文皆於前人舊注，尤其在『吳都賦』劉注中查其注釋，或李善參考前人舊注，抑或出自其他文獻。

②『吳都賦』：“軺翊焦驪驪。”劉注：“驪驪，馬也。『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驪驪馬，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驪驪，鳥也，馬似之。’”奎本等同，集注本無此注。又『七命八首』：“驪唐公之驪驪。”注：“『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驪驪馬。’馬融曰：‘驪驪，鴈也，馬似之。’”此奎本注句尾多“也”字。

按此兩條注引自『左傳』定公三年，其中出現幾處異文，即第一，驪驪；宋遞修本『正義』作“有兩肅爽馬”，杜注“肅爽，駿馬名”，『釋文』云“肅如字，又所六反。爽音霜”，孔疏“釋畜於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按『水經注』卷三一作“肅霜”，『太平御覽』卷八九三作“肅爽”，『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二三作“驪驪”。第二，馬融注，其中劉注作“驪驪，鳥也”、李注作“驪驪，鴈也”，孔疏載為“肅爽，雁也”，校勘記云“毛本‘鴈’作‘雁’”，『說文』曰“雁，鳥也。讀若鴈”；“鴈，駮也”，注“‘鴈’與‘雁’各字今字‘雁’、‘鴈’不分久矣”。另外，這裡所載馬融注，今最早可在『正義』孔疏文中找到，即作“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而今所見李善注引馬融注文與『吳都賦』劉氏舊注同，或是李善依舊註而引之。

③『求通親親表』：“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注：“『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集注本、奎本等同。第一，『文選』注文當中亦有相關注釋，內容如下：

『左傳』僖二十四年	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	不廢懿親	
『文選·求通親親表』“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	封建親戚	以藩屏周室		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魏都賦』“蕃屏皇家”	封建懿親	以蕃屏周		
『上賁躬應詔詩表·賁躬詩』“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封建親戚	以藩屏周	不廢懿親	
『樂府十七首·豫章行』“懿親將遠尋”	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	不廢懿親也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廣樹藩屏”	封建親戚	以藩屏周室		

23)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卷9，清光緒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本，p. 3。



可知，異文有“親戚”與“懿親”、“蕃”與“藩”、有無“室”字之分。今『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作“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忍不廢懿親”。『魏都賦』注作“封建懿親”恐誤，作“封建親戚”較妥。又，『春秋三傳異文釋』曰“九季傳以蕃王室也。『釋文』‘蕃’作‘藩’，昭廿六季傳以蕃屏周，『釋文』作‘藩’，云‘亦作‘蕃’’。定四季傳以藩屏周，『釋文』作‘蕃’，唐石經同”<sup>24</sup>。可知，“蕃”、“藩”二字通。另外，『求通親親表』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二處作“以藩屏周室”者，筆者疑當時服虔注本存“室”字，或有杜注別本含“室”字的可能。另外，『求通親親表』之馬融注即“二叔，管、蔡也”；『賈逵春秋左氏解詁』載“二叔，管叔、蔡叔”，其引自『正義』，又『詩正義』載“賈逵云‘二叔管蔡’”。孔疏云“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忍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即『三國誌集解』云：“錢大昭曰杜注以二叔為夏殷之叔世，孔穎達彌縫其失謂馬融，有此說今觀李善所引馬注，亦與鄭賈同也”，『文選旁證』云“李注偶誤引耳”。可知，如丁晏所說“杜注蓋用馬說，然究以鄭賈義為長”，則二叔，管、蔡，是也，然李善所注與孔氏所疏馬融之說有異，恐此處善注恐誤，疑非馬融『左傳』之說，其內容不誤”<sup>25</sup>。

綜上所述，孔穎達、李善能引馬融之說，他們必是在其單注本或其他史料、相關注本當中查閱到的。然而，若視為其單行著述本而引之，就上述所考，隋唐官方史志目錄已無馬融著作之記。因此很難說是注文出自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其文當引自當時其他文獻。而『文選』注本所載馬融注，其內容皆可從孔穎達疏文中查到較『文選』注更加詳細的馬融整條注釋，然就『文選』注，尤其今天可視為李善注的注釋皆在其舊注的範圍之中，李善是否對後面舊注出現同樣字詞的情況下，引用舊注為其他作品注解，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們通過考察李善所引『左氏傳』注本，可知，李善並非受政治所主張的『五經』統一的影響，他以杜注為主，並不排斥『左傳』各家注，而是依照『文選』正文所載，認為符合正文語詞，適當使用了北學之服虔『左傳』注以及其他注釋者之注，尊重讀者的知識權利。

#### (4) 未標明注者

今『文選』李善注本有引『左傳』无名氏注，即只作“注曰”者共六條，具体如下：

①『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注：“『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

<sup>24</sup> 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卷3，清道光蔣氏刻別下齋叢書本，p. 23。

<sup>25</sup> 賈逵，『賈逵春秋左氏解詁』，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p. 10；『三國誌集解』卷19，p. 29；『文選旁證』卷3，p. 16；丁晏，『左傳杜解集正』卷3，民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p. 39。

此注引自『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恨賦』注中唯有杜預一人注，而『正義』所載杜注作“合手曰拱”，與此注有異。據高誘『呂氏春秋』注云“滿兩手曰拱”、趙岐『孟子』注云“兩手曰拱”。奎章閣本、袁本、茶陵本無此“注：兩手曰拱”五字，蓋尤本添之，恐非善所注，或此並非『左傳』注。

②『劇秦美新』：“則覺德不愷。”注：“『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奎本等同。『左傳』文公十年載杜預“愷，和也”注，『一切經音義』載為“杜注”，然而就如洪亮吉詁“賈逵云‘愷和也’”，注“『史記集解』，杜取之”，又如『舊注疏證』云“杜用賈說”，此注皆可作賈逵、或杜預注<sup>26)</sup>。

③『東京賦』：“邪徑捷乎輶輶。”注：“『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

奎本等同。此處，李善前後注引賈逵之『國語』、王逸之『楚辭』等注，皆明其注者，唯獨此注不名其人。據『東京賦』其他善注只存杜預『左傳』注，及此注與今『左傳』成公五年杜注文同，雖有其出自其他人注之可能，但我們暫且將其視為杜注。

④『舞鶴賦』：“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注：“『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

『左傳』閔公二年、僖公二十八年、哀公十五年皆存此作杜注，閔公二年孔疏載服虔注，為“車有藩曰軒”，或此注出自『左傳』杜注。

⑤（尤本所添加）『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注：“『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

此注所見『左傳』僖公九年，『正義』“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作“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又“言其幼稚”作“言其幼賤”。宋刊本『左傳』、『太平御覽』卷四一八、『冊府元龜』卷七三九皆與今『左傳』文同。奎章閣本作“『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尤袤本有“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辱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三十一字。可知，尤本在原注上，添加了其相關文章，卻與『左傳』本文有異，又在其後注釋上，未加其名，當是“杜預”所注。

⑥『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注：“『左氏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賢臣也。’”

其中奎本“季梁猶在”作“季良猶在”、“隋”作“隨”。同作“注曰”。此注出自『左傳』桓公六年，今『左傳』“隋”作“隨”，杜注作“季梁，隨賢臣”，恐今本『文選』

26) 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51，清海山仙館叢書本，p. 4。

“隋”當作“隨”，“注曰”前脫“杜預”二字。

#### 4. 結論

『文選』李善注本出現『左傳』相關之注，自賦甲『西都賦』至祭文『祭屈原文』共在其304篇作品之中。且『文選』三十九類文體當中，『左傳』注釋出現在其33類。李善注引『左傳』注，以『左傳』本文、杜預『左傳』注文、『左傳』本文+杜預注為主，以其他注者之注或不同注釋格式為次，二者共1640條。其中，『文選』胡克家本存主要『左傳』注文共1616條，其中非善注共56條，善注為1560條。其次之注，即從格式不同、或春秋序、或馬融、賈逵、服虔等注文，與上面不重者共24條。

『左傳』記錄的內容既廣且深，從歷史的演變，到各種禮儀規範、社會風俗、天文地理、童謠、諺語及多種文獻皆記載其中。李善所注『左傳』內容依照正文詞彙及其內容，注引多圍繞其主要歷史事件，詞語出典等方面。而『左傳』文並非全為“釋經”而作，比如其中所載史書，有時『春秋』全無記錄，李善卻將一些『左氏傳』所載之史料內容作為注釋文章。另外，即便『文選』作品正文有其主導思想，或受『左傳』影響而寫之，通過李善注引此經文在『文選』作品之中，既是客觀地將字詞注解到位，亦有在觀念上突出了“以民为重”的思想。

從李善注引『左傳』的形式方面可知，『文選』所載之作品出現正文直引經文章句之跡，李善對此有時將其文以及出典再次點明，或以“『左氏傳』某人之辭”為形式標明其語典、事典。另外，李善一般符合『文選』正文之『左傳』篇章當中注引相關注文，然有時按正文內容在一個注釋內，將『左傳』不同篇章的不同部分直接注引在一條注文當中。而且，李善是按照正文順序改變了該注釋的原文順序，為讀者提供了更為方便的史料。

對李善注引『左氏傳』各家注的問題上，我們通過考察可知，李善並不受政治所主張『五經』統一的影響，他以杜注為主，並不排斥其他『左傳』各家注，依照『文選』正文所載，認為符合正文語詞，適當使用北學之服虔『左傳』注以及其他注釋者之注。其中，筆者疑李善當參考服虔『解詁』本、賈逵『春秋左氏解詁』，而馬融的話，很難說是注文出自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其文當引自當時其他文獻。『文選』注本所載馬融注，其內容皆可從孔穎達疏文中查到較『文選』注更加詳細的整條注釋，然就『文選』注來看，尤其今天可視為李善注的注釋皆在其舊注的範圍之中，李善是否對後面在舊注出現同樣字詞的情況下，引用舊注為其他作品注解，也是很有可能的。

## 【参考文献】

### 〈單行本〉

-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清光緒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本。
- 陳壽，裴鬆之注，『三國誌』，中華書局，1982。
- 丁晏，『左傳杜解集正』，民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
- 董文煥輯注，『集韻編雅』，清同治十二年洪洞董氏刻本。
-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
- 服虔，袁鈞輯，『鄭氏佚書十五之一·春秋傳服氏注』，清光緒十四年浙江書局刻鄭氏佚書本。
- 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中華書局，1985。
-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誌』，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刻本。
- 黃奭輯，『漢學堂經解逸書考·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詁』，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
-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南菁書院續經解本。
- 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清道光蔣氏刻別下齋叢書本。
- 劉沅，『十三經恆解箋解本·春秋恆解』，巴蜀書社，2016。
- 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
- 陸德明，吳承仕疏證、張力偉點校，『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中華書局，2008。
- 梁章鉅，『文選旁證』，清光緒八年（1882年）吳下重刻本。
- 賈逵，『賈逵春秋左氏解詁』，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
-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南菁書院續經解本。
- 釋玄應、釋慧琳編撰，『一切經音義』，清海山仙館叢書本。
-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許逸民主編『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廣陵書社，2013。
- 嚴可均，『唐石經校文』，清嘉慶九年刻四錄堂類集本。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
- 余蕭客，『古經解鉤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阮元，『經籍撰詁』，清嘉慶阮氏琅嬛仙館刻本。
- 張聰臧，『左傳杜注辨證』，清光緒貴池劉世珩刻聚學軒叢書本。
-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華書局，2008。

### 〈論文〉

- 陳緒波，「李善注文選徵引左傳考釋」，『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2。
- ，「文選李善注中的左傳材料述略」，『河西學院學報』，2013。
- 劉高尚，「文選李善注引經部佚書考」，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국문	『문선(文選)』 이선(李善), 『좌전(左傳)』 두예(杜預), 복건(服虔), 가규(賈逵), 마융(馬融)				
Key Words	영문	Wen Xuan, Li Shan, Zuo Zhuan, Du Yu, Fu Qian, Jia Kui, MaRong				
<div>Li Shan's Commentary on the Selected Writings, Citing the Commentary on the Zuo Zhuan and Its Commentaries by Various Literati</div> <div>Ou Sang-Keum</div> <div>Li Shan's commentary on the Selected Writings appears in 304 of his works, ranging from the Xidufu, an excerpt from the Zuo Zhuan, to the Ritual Essay, Ji Qu Yuan Wen. The Zuo Zhuan record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from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to various rituals, social customs, astronomy and geography, rhymes, proverbs, and a variety of literature. Li Shan's commentary on the Zuo Zhuan is based on the main text and its content, with citations centered on its main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origin of its words.</div> <div>On the question of Li Shan's citation of the Zuo Zhuan notes, we can see through examination that Li Shan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advocacy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that he took Du's notes as his main focus and did not exclude the other Zuo Zhuan not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stated in the text of the Selected Works, he thought that it conformed to the wording of the text and made appropriate use of the Fu Qian's service of the pianist's notes on the Zuo Zhuan as well as the notes of the other annotators. Among them, the author suspects that Li Shan should have referred to the text of Fu Qian's "Jie Yi" and Jia Kui's "ChunQiu ZuoShi JieGu", while Ma Rong's words can hardly be said to be a comment from Ma Rong's "ChunQiu SanZhuan YiTongShuo", but rather a text quoted from other documents of the time. The contents of Ma Rong's commentaries in the "Selected Writings" can be found in Kong Yingda's commentary, which is more detailed than the "Selected Writings" commentary.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Selected Writings" commentary, especially nowadays, it can be regarded that the commentaries of Li Shan's commentarie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ld commentaries, an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Li Shan cited his old commentaries as commentaries on other works in the case of the same words in his old commentaries in the later years.</div>						
저 자	오상금 / 吳相錦 / Ou Sang-Keum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4.02.08.	심 사 일	2024.03.05.	게재확정일	2024.03.18.